

【药之篇】

Nayichang
HuXiaoErGuoDe
QingChun

那场 呼啸而过的 青春

东北一帮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Nayichang
HuxiaoErGuoDe
QingChun

那一场 呼啸而过的 青春

【药之篇】

吴小雾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

谁是谁的毒

- 3 |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
- 6 | 最凶的小姑娘
- 11 | 小锹铆钉，一根刺儿
- 17 | 三个女生 + 午后的花园 = 秘密
- 23 | 五块钱的球杆
- 28 | 进了！9 号。
- 33 | 小刺的黑道情结
- 38 | 不是冤家不聚头
- 43 | 笑面崽 VS 小尖锹
- 49 | 酒足饭饱
- 55 | M 城的角头们
- 60 | 纯黑
- 64 | 跃过的一米一
- 71 | 美人叫叫儿
- 78 | 觉醒吧！小女生
- 83 | 寒假的雪
- 89 | 早恋理论
- 94 | 当土豆遇上牛肉
- 100 | 都是钻石惹的祸！
- 107 | 禁忌的耳洞
- 114 | 溜冰进行曲
- 121 | 都是好战分子！
- 127 | “于”“一”

目 录

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

- 136 | 154.7
- 142 | 驱蜂记
- 149 | 战后危机
- 156 | 杨毅的恋爱定义
- 161 | 段子
- 166 | 出走
- 173 | 小刺历险记
- 179 | 王者归来
- 185 | 春天花会开
- 192 | 风的解语
- 199 | 太子风波
- 206 | 喜欢她？行动！
- 213 | 即将到来的
- 221 | 即将离去的
- 228 | 神仙？妖怪？中考。谢谢。

谁是谁的药

- 237 | 马会飞？
- 244 | 六高生的一天
- 250 | 偶像的罗曼史
- 257 | 啤酒 + 迪吧 = 狂欢
- 264 | 混出来的命
- 270 | 来吧！篮球赛
- 278 | 翅膀的飞马战术
- 285 | 不打比赛不喝酒
- 292 | 猛飞马 VS 鹤顶红
- 300 | 醉了由他
- 307 | 战场上的巾帼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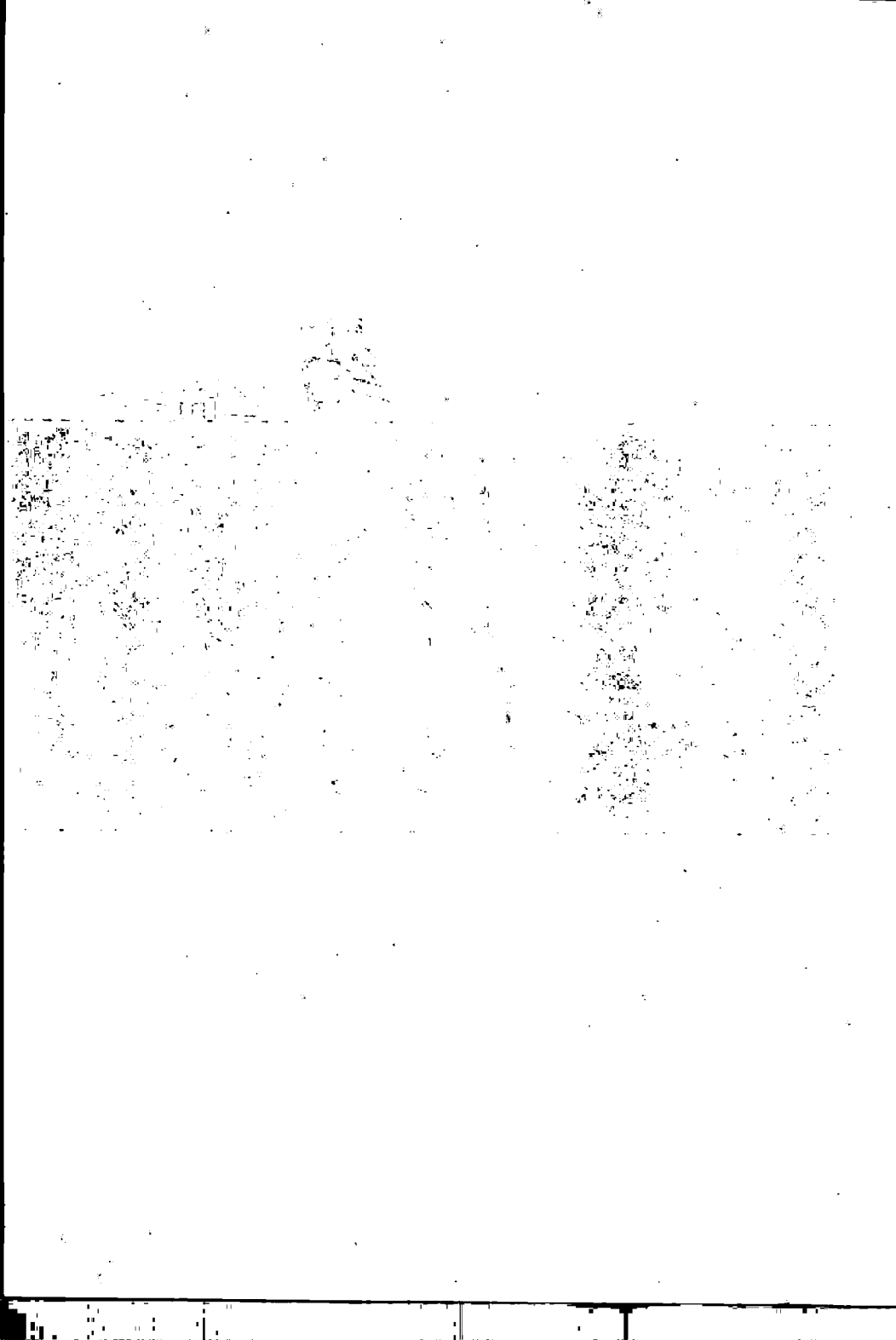
目 录

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

315 简月	
325 吹起的季候风	
333 病猫蕾蕾	
342 别哭了！小祖宗	
351 生日的鱼	
359 同居物语	
367 当微风拂过从前	
376 自古红颜多事端！	
384 危险的观众	
392 警车 D 小调	438 雷管事件
402 皆为狼犬野心	448 从家家的情感方程
410 “医”“语”	459 段子
419 318	467 越院
430 探病记	476 二郎探母传
	486 情系香依
	496 天使也一样
	505 夜的火花
	514 杀手传奇
	523 舍不得？留下！
	532 总会经历的
	544 总会流逝的
	555 下雨收衣服啦！
	564 尾 声

药之篇>>

梨



【马会飞?】

新生报到的场面乱哄哄的，杨毅想起了刚上初中时发现和季风分到同一班时的情景。

“不会吧?”

“真倒霉!”

烈日当空，一些人却连骨头里都发凉。跟邻居在同一个班级上课，就表示身边跟着一个小间谍时时刻刻等着回家报告当天的任何不法行为，所以两人才会在相同班级碰面时发出这种垂头丧气的抱怨声。

那一幕至今回想起来还催人泪下，老天爷开开眼吧，别让她再经历一次那样的磨难了。踏进高一（1）班的教室时杨毅还在念念有词，只盼天上恰好有神仙路过听到她的祷告，她真的不想再和小四在一个班级上课了。

没有！后边也没有！

“杨毅你也在1班吗?”

不要紧张，是个女声。回头见身后站着身高接近一米七零的时蕾，杨毅马上退后一步不给人形成对比的机会。“嘻嘻，好极了，”她兴奋地搓着手，“小四一早就来报到了，现在还没来肯定不在这班了。”

“嗯，他在2班了，我刚才看见他带着一帮男生去领课本。”

“啊，那不是差不多都分妥了？都谁在哪班?”

“咱们班，你看见的这几个。”她指着围坐在一起的原初中6班的昔日同窗，“还有李思雨和方昕。”

“不会吧，真倒霉。”三年前的台词又搬了出来，“还有呢？”

“丛家家在2班，张伟杰好像不是2班就3班的……”时蕾抓抓头发，“早上来的时候走廊头黑板上有名单，不知道让谁擦下去改成通知了。”

“问你真是……”杨毅泄气地一挥手，扭脸冲着人扎堆儿的地方喊，“有明白人没？”

“有！”有不嫌寒碜的，“啥事？”

“咱班剩下的那几头都关哪个圈去了？”

“哪个圈都能抢上槽子，你就别惦记了。”

“我这不为了抢食儿方便吗？”

“抢个屁食儿，你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谁都到了，这都几点了？刚全班点名就差你自个儿，咱班班主任还找你呢，连报到也迟到真有你的。”

“咱班主任谁呀？”

“哎呀呀杨大仙儿，你还知道来啊？”

拉拉杂杂跟新旧同学唠了半个多钟头，杨毅想起了一件事，“于一在哪班了？”

大伙儿面面相觑，“真的，没见着一呢。”

每个班串了一遍熟悉了一下高中部地形，顺便打听于一的下落。态度好的如丛家家之流，说：“你找不着他还谁能找到啊！”态度不好的以季风为首，说：“滚，忙着呢！”忙个屁！不就是交个学费连带奉命搬个新书新本领取几件班级备品吗，整得跟辅政大臣似的，还忙着呢。杨毅给他一个洁白无瑕的眼神闪人了。她看着热闹穿过操场，打算去校门口小卖部打传呼直接跟本人对话。才走到停车棚，正主儿从一辆溜光锃亮得估计小脑不太发达的苍蝇都站不住的黑色红旗里露张亮相。

杨毅刚要上前说话，紧跟着又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全身名牌文质彬彬

的男生，“神哪，这么远。”就在杨毅等着他在胸前画十字架的时候，他却将虔诚的注目礼投向了款款走过的两个长腿学姐。

“大非啊，”司机从小车里探出头，“那我先回去了，一会儿怕用车。你跟于一去报到吧，下课给我打电话。”

“啊不用了，”大非恋恋不舍地将视线从学姐身上拉回，“陈叔你先走吧，我晚上自己坐车回去。”车转个弯刚走，他一脸诡异的笑容就迫不及待地浮现出来，“行啊兄弟，你们学校风景这么好。”

于一骂了一句，向早已落入视线的杨毅招手。

“报到不知道啊？”杨毅扬着手表，“看几点了才来。”

“我来的时候你还没来呢。”他随手把她反扣在头发上的鸭舌帽正过来。

“什么意思？”她听不懂，拉起他的手臂就走，“快走去看看你几班。”

“喂喂小美女。”不甘当空气的人急忙拉住于一另一只胳膊，“别丢下我啊，我初来乍到会迷路的。”

“你谁啊？”

“我是……”这话听起来像是问姓名，又像是问身份，还像在挑衅。大非愣在那儿，有点儿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谁啊？”杨毅又转向于一。

“你班同学。”

高一（1）班新学期班会上，新同学挨排儿自我介绍。坐在杨毅身边的人大方站起，“大家好，我叫马慧非，慧眼独具的慧，明辨是非的非。毕业于Q市局一中，在校多年荣获三好学生、优秀干部，是一名德才兼备的准社会主义接班人。”

此话一出全班哗然。

杨毅大声笑小声说：“你好像是卖啥东西的。”德才兼备，这是古代女子之最高典范哪。

马慧非同学从容落座，警告笑容过分的同桌，“你侮辱我我喊人啦。”

“还慧眼独具明辨是非，”杨毅捶着桌子，笑不可遏，“那怎么没叫

慧明？”

“慧明听着好像法号。”

“慧非就不像吗？哈哈哈，马会飞？多么奇怪的现象。不是你扯淡就是马扯淡。”

“我一直以我的名字为荣。”他一本正经地说，“而且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飞翔的。”

“就快了。”杨毅拍拍他的肩膀鼓励道，“等你变成天使那天吧，翅膀哥。”

翅膀跟于一曾经是小学同学，后来于一原地踏步在六年级，默默送走了三拨毕业生才跟第四拨一起升上初中。翅膀本来应该是第一拨，不幸的是毕业考试中，急性阑尾炎发作，中途被抬出考场。更不幸的是有个极度有原则的父亲，坚持没考试不能毕业，无奈和于一共同重读，最终早于一两年小学毕业，这两年的差额后来都在初中补回了。翅膀同学的初中时代除了在团结女同学这方面表现出众，其他情况都惨不忍睹，跟头把式地又读了两年初三，连所三流高中都没考上。翅膀爹估计再等下去也是没戏了，寒着脸给儿子办了自费重点高中。翅膀本人对此感到万分雀跃，以后泡妞再也不用为自己还是初中生的身份招人鄙视了。季风坦率地对已具有大学生的年纪却混在高中生队伍里的人表示狠狠的嘲笑，得到小锹和翅膀的合击，立扑。

于一分在3班，敢死队只有三个人，不够用四分五裂来形容，只能说是三足鼎立。每天碰面头一件事就是交换班级信息，加上早晚会长出翅膀的马慧非，敢死队成了四人帮，六中校园里常见三个高大的身影中间夹个小小不点儿，一路高谈阔论。于一说得最少，开学小半个月，他除了以前同班的，其他同学鲜少有能叫上名的。校门口分道扬镳，季风和杨毅各骑一辆自行车往家赶。于一基本上走着，偶尔太子代步。马慧非家住东城，每天下了晚自习就到3班门口等于一，费劲巴火死蹭他的摩托，目前为止没一次如愿，还是天天坐公交车回家。

开学第一天的那辆红旗再没出现过，下午放学四人帮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杨毅好奇地问起。于一告诉她那是市长专用车，不可能天天来六中报到。

“市长专用车？翅膀门路挺硬啊，坐市长车？”

“动动脑子动动脑子。”季风推着她的头，“想想市长姓啥。”

市长姓马啊……“跟他有啥关系？”

“真呆。”季风觉得这丫头是花花肠子太多了，才会动不动就打死结。

“他不姓翅。”于一好笑地提醒。

杨毅想起了某人那个可笑的名字，“你是市长公子啊？”

“别激动。”某人一脸低调地表示，“签名的话等回教室，我现在没有笔。”

“市长水平也有限！给儿子起这么个傻名字。”杨毅只要想到他的名字就笑得停不下来。

“靠，侮辱市长可以，不许侮辱我的名字。”翅膀挥臂抗议，“小爷这是当年全市嗷嗷牛的神指灵算求了多少路神拜了多少路仙死了多少脑细胞才想出的绝世好名。你这小不点儿懂什么！”

“什么小不点儿！我跟你是一排的。”

“那是因为你眼神好。”他们班近视的太多了，不得已把这小玩意儿挤到和他一桌来。

“不过俺家孩子这一年可真没少长。”季风说了句良心话，“以前看那架门儿以为一辈子坐车不用起票呢，现在居然长到根号二了……”

“滚！你才根号二呢！”杨毅狠剜他一眼，“我咋也有根号三……根号三是多少来着？”她虚心地请教于一。

于一耐心回答，“这辈子别指望了。”

“你们这帮缺德鬼……”

“乖！缺德鬼给你夹菜。”翅膀夹了一筷子辣白菜给她。

“我不吃绿叶的。”

“你色盲啊这是红的。”

杨毅不理他，将菜放进于一碗里。

“说你还不爱听，完了该不吃还不吃。”于一无奈。

“你就光知道叹气，”翅膀攥着筷子敲边鼓，“拿出点儿男人的魄力啊，哪能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懂不懂？”

“你想死是吧？”杨毅抓起勺子抵在他喉咙上询问。

“死也不死到你手里！”翅膀以筷子挡开她，“死也死在季风他家那口子怀中。”想起前两天在季风家看到的那些照片，“想不到才三四年没见，叫叫儿这么出息了。”

“看你那副贱相……”季风骂他。

“想当年也是一个小野丫头，拎着个杆满台球厅找人对擂，打进了球就吹流氓哨，叫叫儿叫叫儿不就这么来的么。那时候我跟于一都不怎么会打球，要不是她老挑衅挂杆，我俩的球艺哪能这么突飞猛进！靠，我那时候因为放学不回家打台球老挨揍。我爸那阵子还在财政厅没调到市委，后来就天天放学来接我。差点儿治死我！”

“真的啊，叫叫儿小的时候也不高。”于一跟进他的回忆，“球了球了的比现在有意思多了。”

“不不不，”翅膀严肃地托着下巴，“还是现在有意思。”

“靠！”季风被他最后三个字惹得火大，“你他妈别一脸淫荡的说这种话。”

“我靠我说说怎么了！我要是早两年见到她就没你的份了，臭小子你捡了个大便宜知道不？”

“我去你妈的。”

“妈的，吃完饭出去单挑。”

“挑就挑。”

“让你知道非爷的厉害。”

“厉害什么啊，不就多长对膀儿么……”

他们两个的争吵中杨毅小声问于一：“真的吗？叫叫儿以前也没多高吗？”

“嗯，”于一点头，想了想说，“不过有一年猛长，当时比我还高。”
刚燃起的希望小火焰跳了一下，灭了。

四人一出了食堂季风就迫不及待地捋胳膊挽袖子。

“你干啥？”翅膀抄着手斜眼看他。

“单挑。”季风捏得关节咔咔响，“今儿不把你膀儿拆下来的！让你会飞。”

“粗俗！”翅膀把音儿拉得老长，“咱是文化人，谁跟你个莽夫比蛮力。”

“什么意思？”季风感到后背飕飕的凉风。

“出来进去的小姑娘这么多，”翅膀低头看看手表，毫不掩饰嘴角的邪笑，“离上课还有半小时，看谁套到的电话号码多。”

季风咬牙骂道：“你大爷的……”

杨毅跟着呵呵笑，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脚踢着操场的石头，石头一闪。“咦？”她弯腰捡起，“一块钱！”发了发了，转身钻进小卖部买了根雪糕出来。

三个男生眼巴巴地看着，翅膀偷偷从兜里摸出枚硬币扔地上又捡起来，“哎呀，我也捡一个。”

杨毅没看到他的小动作，茫然地四处看，“谁兜漏了吧？”

“切，”季风不屑地撇嘴，“谁装一兜钢镚啊？不嫌沉！”

翅膀见了杨毅的模样感到好笑，手一翻钱又扔出去，“哎呀，又捡了一个。”

于一瞅得真亮，心想这人无聊到什么程度了。

翅膀还在反复地玩着捡钱游戏，玩得不亦乐乎。来到高一走廊前，他又故技重施，台阶前边有个下水道，钢镚顺铁篦子掉进去了，他蹲在旁边也拿不出来，看得这个郁闷。

于一憋着笑安慰他，“没事儿，非哥，你刚才不捡了四块钱吗？还赚三块呢。”

【六高生的一天】

作为省级重点中学的六中高中部，以其严厉到骇人听闻的校规令学生家长心醉不已，坚持花上一万八的自费款也要把孩子送进来。

首先，严格要求学生戴名签穿校服这一条就把杨毅给镇住了。难怪连叫叫儿那类桀骜不驯的主儿都只敢在校服里面做文章，没人敢像初中部那样穿着半套来上学。

其次，禁止迟到早退这些就不用重复了，单说课堂上，不许睡觉、不许溜号、不许吃东西、不许看小说杂志卡通读物、不许梳头发照镜子搔首弄姿、不许传纸条打电话……总之与上课无关的事绝对不允许做。高中部三位教导主任加上一名副校长和一名团委书记共五人，每周从周一到周五各自当班一天。保证一天八节课都来查岗，包括早晚自习下午自习，但凡逮着上述违规者，扣分，只有户外体育课的不管。

六高的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美国的法律有得一拼，林林总总八大款四十条，每条又分五至十条不等的具体细则。多年后想起来杨毅还觉得应该让当初制定校规的校长进国家司法厅，专职修改完善我国宪法刑法。最要命的是“一切解释权归校方所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哪怕你做的事不违反明文规定，但主任说这事儿做得不对，扣分。

挂在操场中间高中部的操评分公告牌风雨无阻地密密麻麻，扣分原因

五花八门：

几班几班第几节课，上课趴着。-2分（也许是弯腰捡铅笔呢。）

几班几班早自习，看小说。-2分（这肯定是刘大步扣的，他最能抓人家看小说。）

几班几班，寝室检查，没叠被子。-2分（高中后边有一溜平房，是给农村考进高中的学生住宿用的。管寝室的老头儿叫启宝航，山东人，大嘴扁脸，成天盯着没给他送礼的学生想办法挑毛病。）

几班几班第几节课，上课时候看窗外。-2分（大哥，就不能是睡落枕了转不回来啊？）

几班几班，一人没穿袜子。-2分（汗。）

扣分有多严重哪？上初中时对高中部的恐怖还不以为然，以为考上高中的都是书呆子，比较听学校的话比较有集体荣誉感对班级的操评分格外看重，后来才知道这是高中老师主任们管理学生的手段。

比方说季风他们班，班主任是六高谈之色变面黑心更黑的铁娘子苏清波。扣分吗？那好，你给班级抹黑了，罚款！一分五块，两分十块，多扣多罚一点儿也不含糊，拒绝砍价没有包月政策假币的不要，罚没收入用于购买班级参考书籍和常用品。那可是钱啊，钱从何来？回家跟家里说：“妈，没戴名签扣分了，罚五块钱。”“爸，上课睡觉扣分了，罚十块钱。”……老子花小两万把你送进去，培养出来了个要账鬼，皮肉之苦也难消心头之气。

于——他们班是体罚，罚得也不重。擦一个礼拜黑板检查一下学校最近购进的无尘粉笔质量如何；了不起再加打一礼拜拖地水，每次拖地不用上十桶也有八桶了，一个礼拜少说也得拖五次；要么就是扫一礼拜厕所，自从有的班开始推行这项惩罚条例，学校已经两三年没请过工友了。

杨毅摊着了比较人性化的班主任。为什么给班级扣分啊？早自习没起来啊？写检讨书认识一下错误吧，少于三千字不行，不深刻。自习课写？自习课不行，自习课是学习的，不能成为认识反省错误的时间。下课写？下课不行，下课是休息时间。体育课写吧，三千字一节课肯定写不完啊，

那这礼拜的两节体育课一节都不要上了，来老师办公室写检讨书吧。

“不打你不骂你，就用感情折磨你。”打上了高中，翅膀还没机会欣赏体育课上 MM 的运动风姿，对此相当愤慨，“我们老师简直就是一当代唐玄宗！”

同是一个校园，初中和高中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呢？不到两个月，从各地带来的各种不良风气消失殆尽，起码表面上看是如此。不过高三和辅导班的学生自有一套应对扣分的法则，对策是针对政策来的。高一入学的杨毅他们这些菜鸟算是被管怕了，切实领教到扣分的可怕。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儿。

早自习六点半，杨毅每天都是肝肠寸断地与被窝依依惜别，来到教室里也学不进去什么，坐在窗边发呆。翅膀捧着本书看得很投入，杨毅看他一眼，“留神点儿别让主任逮着。”

“没事儿，今天是老密值班。只要不是刘大步我谁也不怕。”翅膀牛气哄哄的样子好像真能飞似的。

门被忽地一声拉开，睡着的也吓醒了。密主任看看班牌，低头找到对应的考勤表开始查人数，坐在第一排的同学很明显地看到他的唇型：“一对两对三对……”还论对儿数啊！不知道谁咳了一声，密主任一惊，从头开始数：“一对两对三对……”四下咳嗽声乱响，老密足足数了五分钟也不知道明白没有，拎着本子满头大汗地出去了。教室里响起不大不小的笑声。

当天高一（1）班操评牌上写着：早自习不静，-2分。

班主任唐僧来了皱着眉毛很委屈地说：“早自习怎么还能不静呢？你们一大早上有啥好说的啊？”

底下一阵窃笑，其实今天有两个同学早自习没来，要扣的话应该是4分，只可惜密主任没查出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M城周边乡镇初中开的是俄语课，所以高中每个班都有一半英语生一半俄语生，相邻两班的外语课表安排相同，俄语生串到一班，英语生串去另一班，这样搭对儿上课。

季风的同桌是个俄语生，一到英语课杨毅就抢着跑过去跟季风一桌。